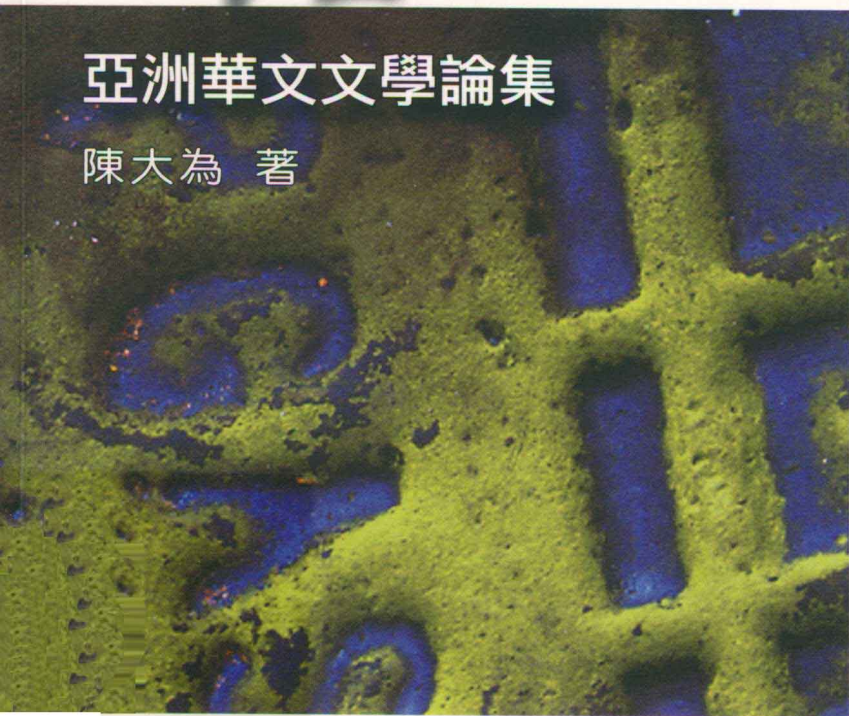


華文文學004

風格的煉成

亞洲華文文學論集

陳大為 著



風格的煉成

亞洲華文文學論集

陳大為 · 2009 · 萬卷樓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風格的煉成：亞洲華文文學論集／陳大為著．--

初版．-- 臺北市：萬卷樓，2009.07

面： 公分

ISBN 978 - 957 - 739 - 656 - 3 (平裝)

1.海外華文文學 2.文學評論 3.文集

850.9

98012440

風格的煉成：亞洲華文文學論集

著 者：陳大為

發行人：陳滿銘

出版者：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

電話(02)23216565 · 23952992

傳真(02)23944113

劃撥帳號 15624015

出版登記證：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

網 址：<http://www.wanjuan.com.tw>

E - mail：wanjuan@tpts5.seed.net.tw

承印廠商：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定 價：220 元

出版日期：2009 年 8 月初版

(如有缺頁或破損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，謝謝)

◎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◎

ISBN 978 - 957 - 739 - 656 - 3

Refinement of Style :

Theses of Asian Chinese Literature

Chan, Tah Wei - 2009 - Wanjuan Lou Books Company Limited

目 錄

【卷一】

003 聆聽西藏

——當代漢語寫作中的西藏淨土書寫

035 從猛禽特寫探討台灣自然寫作的讀者意識

053 台灣都市詩理論的建構及演化

105 鼎立的態勢

——當代馬華文學的三大板塊

【卷二】

139 詮釋的縫隙與空白

——細讀楊牧的時光命題

165 台灣後現代主義詩學的評議和演練

——評簡政珍《台灣現代詩美學》

II 風格的煉成

179 撞擊的聲音像黎明

——李進文《一枚西班牙錢幣的自助旅行》的深層閱讀

✓ 191 想像與回憶的地誌學

——辛金順詩歌的原鄉書寫

✓ 209 風格的煉成

——評呂育陶詩集《黃襪子，自辯書。》

226 後 記

[卷 一]

聆聽西藏

——當代漢語寫作中的西藏淨土書寫

前 言

由藏傳佛教、原始苯教、雪原奇景、天葬風俗、《格薩爾王傳》史詩構築而成的「西藏」文化空間，讓藏族成為中國大陸五十五個少數民族當中最神祕、最迷人的一族。近三百多年來，西藏一直遵循「曲斯松哲／政教雙持」¹的制度，藏人的最高領袖

¹「曲斯松哲」（藏語）即：平等或同時扶持政治與宗教事務。這在西藏歷史當中可以分為兩個階段、兩種形式。第一階段，由自身修法的國王以佛法的倫理治理國家，並指定符合佛教教義的法規制度。如七世紀藏王松贊干布，他不僅自身苦修佛法，而且制定「十善」、「十六法」等法規治理西藏。這些國王以法執政，故藏人稱之為「法王」。第二個階段，是從薩迦法王之孫仲滾帕巴（中國史書稱「八思巴」）開始，由喇嘛或宗教人物，在從事宗教事務的同時，掌控國家政權、治理政治事務。藏語中稱之為「曲斯松哲」的制度，應該翻譯成「政教雙持」、「政教結合」或「政教共治」，

4 風格的煉成

「達賴喇嘛」被視為觀世音菩薩的化身，藏人深信每一世的達賴喇嘛都會轉世乘願再臨人間，永續領導西藏。

一九五〇年十月，中共政權派遣八萬名解放軍進藏，展開「和平解放西藏」行動，徹底瓦解（舊）西藏的政教雙持制度，全力貫徹社會主義的政治概念和體制，重建所謂的「新西藏」。達賴喇嘛逃至印度達蘭莎拉，建立「流亡西藏」政權，並且為十餘萬隨他流亡的藏人，先後在不丹、尼泊爾、印度等支持流亡政府的鄰國，建立藏人社區。流亡政府定義下的「大西藏」，包含四川、青海、雲南、甘肅、西藏（自治區）所有說藏語的六百萬藏人，從文化差異的角度，可區分為：衛藏地區（西藏）、安多、康區。北京政府統治下的「中國西藏」僅包括以拉薩為中心的二百五十

而絕非「政教合一」。某位中國「翻譯家」將「曲斯松哲」譯成「政教合一」之後，以訛傳訛，世人遂將它跟歐洲中世紀的「政教合一」劃上等號。北京政府更是藉此誤導百姓與國際視聽。「曲斯松哲」有一個基本的法則：在執政過程中，不能偏重政、教任何一方，必須平等扶持政、教事務；所有的政、教事務都不得違背佛法慈悲、利他、公平以及非暴力的根本原則；必須包容不同宗教與信仰平等共處（才嘉〈中共的白皮書與西藏的真實狀況〉[2002/03/05]，原載：<http://www.asiademo.org/2002/03/20020305a.htm>）。由中共國務新聞辦公室於 2001 年 11 月 8 日發表的《西藏的現代化發展》白皮書，可由網路上輕易取得全文資料。此外，由王貴、喜饒尼瑪、唐家衛全著，獲得第十屆中國圖書獎的「權威性論著」——《西藏歷史地位辨》（北京：民族，2003）一書，非常全面、有系統地反駁「西藏獨立論」，足以代表中共官方對西藏問題的詮釋與立場。

萬人口的「西藏自治區」(藏文: bod-rang-skyong-ljong)，也簡稱「西藏」(bod-ljong)，面積一百二十萬平方公里，劃分為拉薩市，以及日喀則、阿里、那曲、林芝、昌都、山南等七個區。

七世紀的藏王松贊干布，令吐彌桑布札創制新文字，並展開佛教經典的翻譯工作，正式將佛教全面普及化，結合了「原始苯教」²敬畏萬物（乃至神化萬物）的「泛靈論」(animism)，成為獨樹一幟的藏傳佛教，並逐漸形成政教雙持的國家制度。藏傳佛教的思想觀念和禮儀，主導了藏民的言行思維、生活型態、生命觀，和宇宙觀，使他們對自然萬物的存在意義與變化法則，抱持著敬畏的態度，以及不言自明、不證自明的神祕詮釋。「這種自然崇拜精神也影響到藏北牧民的人生觀和生死觀。牧民自視為大自然的一份子，與所有生命平等相處，毫無優越感。而個體是不重要的。牧民沒有記住自己生日和年齡的習慣，也不提及已故親

² 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所副教授羅桑開珠指出：原始苯教（黑苯）是一種原始自然崇拜的多神教，它的基本教義是「萬物有靈」論，是屬於巫教範疇，跟象雄的雍仲苯教（白苯）有明顯的差別。原始苯教對印度佛教西藏化提供了非常豐富的文化空間，如藏傳佛教的本尊，護法神、儀軌、法器、供品、裝束和象徵物，大都延續苯教而來。而苯教則吸收了佛教的學說、教義、教團組織、建築風格，雙方相互影響，相互融合。詳見：羅桑開珠《略論苯教歷史發展的特點》《西北民族學院學報（社科版）》2002年第4期，頁89-93。至於苯教的文化內涵，尕藏加《雪域的宗教》（北京：宗教文化，2003）一書有更深入探討。

6 風格的煉成

人的名字」³。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，知識份子聚集的寺廟成為傳授知識的重要據點，除了修行，僧侶們還肩負「十明之學」⁴的知識傳授責任，所以西藏的傳統文化知識，便蒙上一層神祕的宗教色彩。

這個無比神祕的西藏，在當代大陸文學史的論述上近乎隱形。翻閱近五十年來大陸出版的重要選集或文學大系，藏族文學一向乏人問津，即使幾個能見度較理想的饒階巴桑、丹真貢布、伊丹才讓等前行代藏族詩人，他們的詩歌創作也不能突顯最起碼的西藏文化特色，當然更找不到藏族的文化自覺意識。真正開啓「當代西藏文學」⁵大門的力量，是八〇年代中期引進大陸文壇的拉美魔幻寫實主義，接著是九〇年代興起於第二世界國家的後殖民主義。前者成功塑造了文學裡的「西藏圖象」，後者則點燃

³ 馬麗華〈藏北牧民的自然崇拜〉，收入黃賓堂編《聆聽西藏：以散文的方式》（昆明：雲南人民，1999），頁436。

⁴ 從梵文音譯的「明」，指學問；所謂「十明之學」，區分為：（一）「大五明」——「因明」（邏輯學）、「內明」（佛學）、「工巧明」（工藝與曆算學）、「醫方明」（醫藥學）、「聲明」（聲韻學）——等五種較艱深的專業科目；（二）「小五明」——「詩」（詞藻學）、「韻」（音律學）、「修辭」（修辭學）、「戲劇」（戲劇學）、「星算」（星算學）——等五項僧侶必修的基礎科目。

⁵ 本文所謂的「西藏文學」，主要是指較具規模的「藏族漢語寫作」，在大陸貫徹了數十年的普通話／漢語政策之下，藏語寫作失去自由發展的機會，雖然近幾年逐漸復甦，但基於語種的隔閡，它在以中文／漢語為主流的閱讀市場上，能見度遠不及藏族的漢語寫作。

少數民族文化身份意識的自覺。新一代的藏族作家，開始在寫作中尋找藏族文化的特質與價值。在此同時，以西藏／藏族歷史、宗教、社會、文化、政治為主軸的「藏學」(Tibetology)，在大陸及國際漢學學者的努力下，終成氣候。

意西澤仁雖然是藏族文學史上第一位出版短篇小說集的作家，但具有劃時代的影響力和指標意義的，是扎西達娃(1959-)在一九八五年發表於《西藏文學》上的短篇小說〈西藏，繫在皮繩扣上的魂〉，以及後來的中篇小說〈西藏，隱祕歲月〉。他成功將拉美的魔幻寫實技巧與精神，融入西藏的自然環境、民族精神、宗教信仰、歷史文化的深層結構當中，蛻化成西藏式的魔幻寫實主義文學。扎西達娃更成為先鋒小說和當代西藏文學的代表作家。著有《藏族神靈論》和《西藏文化發展史》等多部重要藏學專著的人民大學藏學研究所所長丹珠昂奔(1955-)，在〈西藏的魔幻寫實主義——扎西達娃及其作品〉中表示：「西藏的所謂『神祕』，是西藏文化的『神祕』，神祕來自不瞭解；瞭解了，一切神祕就不存在了。作為一個藏人，他從來不感到自己是神祕的，自己的生活是神祕的。由於不瞭解西藏，眾多的讀者都認為西藏是神祕的，所以魔幻寫實主義中敘事型態的魔幻手法，與讀者對西藏的認識慾望可以說一拍即合，產生共鳴，讀者所認識和要認識的西藏在他們心靈深處本來就是如魔如幻的」⁶。不管怎

⁶ 瑪拉沁夫、吉狄馬加編《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經典文庫(理論批評卷)》(昆

麼說，「神祕」已成為西藏的代名詞，也成為書寫／閱讀「西藏文學」的優先法則。

事實上，西藏的神祕感，有一半是建立在崇山峻嶺、雪原天湖的雄渾氣象上，在進藏的異鄉人眼裡產生巨大的視覺和心理震撼，進而對這片人間最後的佛國「淨土」，產生莫名的敬畏和臣服（另一半則是獨特的藏傳佛教思維、禮儀和生活方式）。西藏被視為人間「淨土」（世外桃源）最具影響力的來源，是James Hilton的《消失的地平線》（*Lost Horizon*, 1933）一書；從未到過西藏的他在書中「創造」了一個風靡全球的名字——香格里拉（Shangri-la）。一九三三年以後，香格里拉便「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詞彙，尋找香格里拉成了一種近乎時尚的瘋狂舉動，在七十年來一直有好事者前仆後繼。」⁷

真正的淨土應該是《大藏經》裡的「香巴拉，sambhala」⁸，梵文sam即「和平安靜」，bhala為「真實不變」的意思；傳說中替未來世界保存最高佛法的雪域王國，在藏傳佛教中，它即是最神祕的淨土⁹。雖然一般旅者對香巴拉瞭解不深，但他們對西藏

明：雲南人民，1999），頁319。

⁷ 馬原〈序〉，收入高星《香格里拉文化地圖》（西安：陝西師大，2004），頁4。

⁸ 雲南中甸藏語「香巴拉」的讀音跟英譯「香格里拉」相近，後者應該是前者的音誤。

⁹ 六世班禪喇嘛曾經寫過《通往香巴拉王朝的指南》（1773）一書，描述如

文化的想像與詮釋，以及追尋一種神祕心靈境界的心理，無形中把西藏「淨土化」——去除所有俗世的慾望，洗滌心靈雜質，回歸最原初和純淨的狀態。西藏，就是現世的香巴拉淨土。

當代漢語寫作中的西藏「淨土書寫」，即是透過書寫主體的真實體驗，在文本中尋找、描述、塑造一個「真幻莫辨的西藏」——真實存在卻又充滿陌異感、神祕感、魔幻感的宗教淨土，它更是一個淨化靈魂與驅動冥想的，不可思議的心靈空間。這片「淨土」具備「純淨」的本質，又具備「淨化」的功能。

先鋒小說的主將馬原（1953-），曾經以〈岡底斯的誘惑〉、〈拉薩女神〉等多篇以西藏為敘述背景的小說，稱雄八十年代的大陸文壇。近幾年，經過幾波西藏旅行熱潮，更多的非藏族漢語作家對西藏的「淨土書寫」（解讀西藏的淨土特質與個人的生命感悟），為當代西藏文學累積了可觀的成果。光憑藏族漢語作家的原鄉寫作，尚不足以看出「西藏」作為一個重要的文化符號，在當代中國文學史視野中的發展脈絡，更讀不出「西藏」和它的「神祕感」如何被「普遍消費」的形式。

因此，本論文即以藏族漢語作家和異族漢語作家在「淨土書寫」的不同經營，作為討論的重點，較冷門的藏語創作不在論述範圍以內；其次，本文著重處理西藏現代化進程中，所產生的各種危機與憂患意識。

何修持無上密法，將肉身昇華到最純潔的生命狀態，才能進入香巴拉王國。

一、旅藏¹⁰與進藏¹¹的靈魂

號稱「世界屋脊」的青藏高原，坐擁喜馬拉雅山脈、崑崙山、唐古拉山、岡底斯山等崇山峻嶺，全區平均海拔四千公尺以上。大山與川谷之間的海拔落差有時非常地大，這種大起大落的山水稜線，讓人覺得「西藏的山都是一種大手筆的山，使人不知不覺中便產生出一種渺小感」¹²。說不定大部分旅藏的文人，正是衝著這份渺小感而來的。在眾多景點當中，最迷人的是位於海拔四千七百一十八公尺，面積一千九百四十平方公里的鹹水湖——納木錯（Nam Co）。在藏語裡的意思，是天湖。許多旅藏的文人都會到此一遊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至少催生了小說家格非（1964-）的〈靠近納木錯〉、散文作家高洪波（1951-）的〈納木錯之旅〉、詩人龐培的（1962-）〈西藏的睡眠〉，這三篇滿紙驚歎的遊記，還是無法勾勒出納木錯撼動人心之處。直到于堅（1952-）寫下那篇〈高原上的高原〉，才讓讀者見識了納木錯。

一九九二年，來自昆明的漢族詩人于堅，跟友人前往納木錯，當他站在湖邊，眼前那片純淨深藍與雪山相映的遼闊湖景，

¹⁰ 「旅藏」，即指單純的、短時間的「旅行」。

¹¹ 「進藏」，專指「進入」藏區工作、休養、定居、長時期的旅行，或自我放逐。

¹² 羅烈強〈西藏愛好者手記〉，收入《聆聽西藏：以散文的方式》，頁83。

讓他深深覺得「那個湖簡直就是魔鬼一樣地美」¹³，轉眼間天色暗了下來，一場暴雨隨即降臨：

大樹折斷了很多，樹葉像被一只瘋狂的巨手搓洗著的紙牌，發著賭輸了的怪響。……想像力完全停滯了，聽任我面前的一切帶給我種種出乎意料的感觉和效果。暴風雨的各個部分並不一致，在接近雷電的部分，它響亮而刺目，而在遠離閃電的地方，雨則沉悶無力。我一次又一次地企圖藉著閃電看清湖上的某些東西，但每一次都是我剛意識到那是什麼，閃電就墜進黑暗中，使命名完全中斷。¹⁴

從〈高原上的高原〉可以讀出納木錯向詩人于堅展示它難以抗拒的「自然雄渾」(the natural sublime)的力量。當人類主體面對這種雄渾的自然客體時，其所產生的震懾力量源自主體本身的渺小意識，而且這種雄渾「大半是突如其來的，含有幾分不可瞭解性的。心靈驟然和它接觸，在倉皇之中，不免窮於應付」¹⁵。尤其在黑暗中的旅者于堅，被雷雨主導了視覺，封鎖了思考，甚至中止了他一向引以為傲的詩才（對萬物重新命名的能力），此刻的「渺小」還融合了面對大自然力量的「無助」與「恐懼」，遠比

¹³ 于堅〈高原上的高原〉，《于堅集（卷四）·正在眼前的事物》（昆明：雲南人民，2004），頁47。

¹⁴ 《于堅集（卷四）·正在眼前的事物》，頁48。

¹⁵ 朱光潛《文藝心理學》（台北：開明書局，1994），頁243。